

# 抗日战争前后的柳州银楼业

刘郁卿

柳江县（现柳州市）银楼业同业公会，成立于1947年3月10日。它的会员包括江西籍老字号各金号和广东籍如宝元、宝荣等公开专营金银首饰的商店，共有会员约32家。

## 一、柳州沦陷前经营情况

经营金银首饰行业，年代久远，已难稽考。抗战前，柳州苏杭街（现小南路）即有南泰、盛荣、东盛、钜丰、西南，大南门（现曙光东路）有金亿和，还有唐天茂、隆太兴、明生、公盛等都是以经营金银首饰为主的店铺。产品有婚嫁装饰用的手镯、臂镯、项链、金锁、凤钗、金耳环、金戒指或儿童用品麒麟帽花、项圈、脚圈、长命牌等等。也加工金叶、银锭之类。西南、盛荣、公盛、隆太兴几家是合股生意，资金多则约黄金百两，少的几十两，来料加工的资金就较少。业务以南泰、盛荣、金亿和几家较大，有的一直经营到抗战时期，如刘东盛、吴钜丰，其余如金亿和、南泰、公盛等早已先后停业。民国十九年以后，广西政局相对稳定，广西银行重新发行钞票（简称桂钞），明令禁止金银买卖和流通。市场交易，会计结帐，规定以“桂钞”为本位。但柳

州附近各圩镇除上缴公粮、税捐公款外，一般农村土特产品交易特别是谷米油脂之类，仍是以广东双毫交易。地方乡镇公所，只要群众不拒绝使用“桂钞”，上级不来督促检查，也就听之任之，实是明禁暗流。至于广东双毫的来源渠道，则是各地收购土特产后，装船运来柳州，交沙街（现柳江路）经纪行代销。经纪行计价卖出后（桂钞交易，暗中也有银毫交易的），根据货主委托，或代购货物（包括广东双毫），或将“桂钞”交原船带回。

“桂钞”开始发行时与“东毫”的比值是一比一，以后逐步下跌，除“六·一”运动时情况特殊，“桂钞”与“东毫”之比，曾跌至0.3比1外，平时“桂钞”比“东毫”大致在七折上下（即一元桂钞值东毫七角），因此，当时物价基本稳定。金铺生意，买进金银加工后卖出首饰，还不敢公开大肆投机。

抗日战争以后，上海、汉口、广州等大城市相继沦陷，湘桂铁路通车，柳州因其交通方便，疏散到柳州的外地客商云集，原来只有几万人口的柳州这时人口激增，逐渐发展成为抗战时期后方商业中心。

1940年江西人毛祥云在庆云路（现中山中路）开老凤祥金号，后来老天宝、新天宝等金号陆续在小南路、庆云路开业，柳州开始有以金号正式经营的商店。抗战初期，即使到1942、43年间，法币虽然贬值，但物价上升缓慢（指农副土特产），市场游资，大部集中在桐、茶油土特产品，转运出口抢运回汽油、花纱、布匹、西药、纸张等大宗物资经营。因进出口利润较大，金银波动幅度小，也不敢大

肆公开买卖，只在暗中交易，影响不大。

1944年后，香港、越南沦于日寇，广州湾（现湛江）、河内各地口岸，被日寇堵死，市场游资，转向金银外币。六月间以香港巨商永隆为后台的永隆金号，在沙街开业，并聘请当时商会常务理事张殿卿为经理。永隆金号的出现，使金银公开买卖推进了一步。过去只是柳江路经纪行暗中“斟盆”，庆云路金号店铺加工首饰，这时则有行市可寻。不过日寇南侵之势已成，长沙沦陷、衡阳告急，永隆金号在一片疏散声中夭折。

1944年十一月九日柳州沦陷。1945年六月底日寇被迫撤出柳州。在撤退时纵火焚烧全城，六月后疏散在郊区附近或远地的得到日寇撤出柳州消息的人，先后回柳，但房屋一片瓦砾，必须先盖好房屋才能回来。先回来的以西门为多，因而当时在人字街口（中山中、西路交界处）雇工的，买建筑材料的、摆摊设点的，直至金银买卖，都在这一带成交，人字街口十分热闹。由于为提前回柳州的多数或多或少带有硬币，这时抛出代钱应用，所以，黄金卖多购少，也不知外地黄金白银价值多少，由六月底的每市两法币七万多到七月份就八、九万元，以后逐月上升，到年底即已超每市两30万元，买港币每元值法币五百元，袁光每元值法币一千二百元。市面已逐步以关金为计算单位。一元版法币，市场叫做“湿柴”。

1946年春，国民党反动派公开撕毁旧政治协商会议的《双十协定》，发生较场口事件，群众眼看国共合作共建家园的前景即将为内战所代替，原先江西疏散去重庆、贵阳

等地的人，因回籍意存观望，于是纷纷在柳设店开业。而开业最简单的则莫如金铺，只要把门面装修、有柜台设备、摆上三几十个金戒指、耳环，项链之类，即可营业，资金多少，任由自己登记，是无人稽核的。开业之后资金不足可以提高利息，争取存金，周转不灵，急需应付，可以借入“日息”，平时还可以邀人做会，参加别人做会，用标会来筹集资金，敢于冒险，开业后资金是不愁的。

1946年到1949年间，先后以金号为招牌商店的，小南路有老凤祥金号、老宝成金号、老宝庆金号，其余为：同振、宝昌、刘东盛、吴钜丰。庆云路有老天宝金号、新天宝金号、同丰永金号、天宝楼金号、老丹凤金号、庆成、汇丰等。中正南路（现解放南路）有老天成金号。培新路口有宝元、国泰、宝兴、宝荣、永兴祥、福源、和昌、宝华。古香（曙光）东路有集兴金铺；河南驾鹤路有老文兴金号、老宝盛金号，老同兴金号同和、万园、永华，永兴等经营金银商号。

上述这些商店，凡有金号两字的几家，全是江西籍商人，故一般习惯称他们为“江西帮”，而广东籍及地方人士所经营的不缀“金号”两字，间有写金铺两字如“集兴金铺”的，习惯称这类商店为“广帮”。

1946年底柳江县商会酝酿抗战胜利后第一次改选，金号为了争取经营的合法性，在商会同意下组织了柳江县银楼业同业公会，并推举老天宝金号经理余浩然为理事长。

1946年以后，柳州市内做会风气日盛一日，日息也开始出现，市场黄金白银买卖，也日趋活跃。金号名义上

是经营金银首饰，来料加工，实际上是炒买炒卖，买空卖空的投机生意。在这段时间，市场也爆出一些冷门，造成少数幸运人物，如王祥泰、罗文阶、骆濂、周莲英……或以投机致富，或以做会起家，一时引起人们羡慕，但通货膨胀，投机者未必长握胜算，最后还是要失败的。

1947年2月，上海发生黄金风潮。国民党最高当局紧急通知各地禁止黄金、白银、外币买卖（原来就不准），不准流通使用；还禁止银钱找换，规定黄金、白银、外币必须向中央银行出售。原来在柳江路中间的炒买炒卖，随着禁令停止，银楼业各会员商店也进入冬眠状态。

二月十七日中央银行挂牌收购黄金每市两国币480万元（足色）美钞每元兑换国币11.640元，中央银行的收购牌价，当时每两黄金约高出黑市价20万元。我们猜想中央银行提高牌价收购，以为可以多收购一些黄金，殊不知适得其反，挂牌以后，黑市金价迅速上升。开始挂牌时中央银行每天能收进一百几十两黄金，一星期以后，黑市金价即超过中央银行牌价，中央银行就门前冷落车马稀了。

黄金白银买卖，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难以禁止的。不久柳江路中段，骑楼底，街中心，一些“九八佬”在国华酒家（在柳江路）喝完早茶以后，三三两两，聚在一起，议论昨日各地传播的信息，物价的涨落，这个说我有几条“泰条”（指泰国10两装金条）出手，那个说：我有客要进几条金条，如是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议定价格最后双方直接找到买主、卖主，一言为定，当面成交。如若议价不成，到下午四点钟各自回家，明日再谈。这种炒买炒卖市场，不但迫使

银楼业会员每天要派人密切注意信息，制定自己的购销计划，就是经纪行虽有雄厚资金也得随波逐流，紧密联系。各行各业都得注意当日黄金成交行情。

## 二、两帮经营作风各有不同，信息也各异

柳州市专营金银首饰的金号三十多家，但作风不同，因语言关系大体可分为两帮，江西籍经营的金号，大多是购进黄金，加工金手镯、戒指、耳环等既赚加工费，也赚成色（戒指之类、成色不足）费，多数以门市为主，间中也在柳江路踏入一足。由于语言关系（或者尚有些排外性）与广帮同行来往甚少，因此江西帮在经营上较注意门市销售和吸收存金，在信息上虽也来自上海、广州、汉口等地行情，但是以本籍同行为多。“广帮”金铺资金较小的多以门市金银首饰零售为主，也做代换金银、外币生意。资本较大的除开展门市业务外还参与柳江路的炒卖黄金白银。“广帮”因占地利人和，业务一般较江西帮活跃。1946年起，由于市场的投机倒把，少数金号收购首饰、仿制泰条（6两装）、港条（十两装）出售，欺骗群众（首饰的金，成色不足）。1949年九月间柳州最大金号老天宝倒闭，八十多个债权人，损失存金180多两，经理余浩然外逃，则是当时通货膨胀，投机倒把的结果，也是抗战胜利后最大的倒闭案。

## 三、金银外币的来去渠道

抗战初期，香港、广州疏散回来的富商巨室多数携带有黄金外币，经沙坪、肇庆而进后方，不少的就在柳州开店设市，换出黄金外币。也有出口物资，购回黄金外币带回。沙

金则来自藤县一带，银毫则由梧州、桂平等地运来柳州，光洋多数来自湖南。1942年以后，金条多数来自东兴，河内、西贡等地（即所谓六两装的泰条），抗战胜利后（1946年）金条大部分来自泰国，光洋在市面较少流通。以后泰国来货渐稀，金条则由港澳来货（港条是十两装），交易也以港条为主。这是由于当时国际工业用银较大，价格上涨，在国内出口到香港，五十两白银即可换回一两黄金，而柳州一两黄金值白银七十五两，至利率达5%。抗战初期，白银源源向少数民族地区销去，1948、49年间，白银仅由少数民族地区流回柳州，又由柳州流向梧州、广州、香港，市场白银外流了。

### 三、“币制改革”使银楼业望洋兴叹

炒卖黄金、白银、外币，向来是政府所禁止的。1947年政府重申禁止流通以后，金、银买卖，转入地下。一些官僚资本、军政要人、富商巨室的游资，加上通货以天文数字发行，物价飞涨，一日数度，于是黄金买卖，几个月之后，各地又逐渐公开。柳州也不例外，但究竟没有明开放，谁也不敢公开经营。因此，三几个“九八佬”开始在柳江路若即若离的闲谈，暗中成交，其后逐渐发展，为了保存币值，上至达官贵人，下至平民百姓，既投机日息追求高利，又插手黄金，投机倒把。当时地方政府官员是知道这种情况的，可不知如何处理，听之任之。到1948年六月，当时政府准许黄金白银买卖时，市场更形活跃。当物价波动，市场看好时，柳江路中段骑楼底、街中心，人头攒动，互相探询，最多时一天花纱可成交三百多件，黄金过千两。有买一

百几十条的大宗交易，也有一条两条的小意思，有一亿几千万元的抛出，也有一千几百元的小债借贷，男女老少（女的不多），有的直接参战，有的作壁上观，聚散无常。

银楼业会员、虽有三十多家，但在这种市场，就显得太渺小了。即使根据外地市场判断：黄金价格就要下降，但你能有几多黄金可以抛出？反过来黄金明明就要涨价，你又能购进几多条？在物价波动时，日息高达每百元3—5元，不是自己的固有资金，市场稍一徘徊，日息就要坑人。当时玉祥泰失败于前，惠德行垮台于中，老天宝倒闭于后，还有华记钱庄的垮台，当时都是很典型的。银楼业的会员在这种大起大落，大买大卖的场合，真是小巫见太巫，只有“望洋兴叹”了。

柳江县商会见黄金、白银准许买卖，想把这种街边交易管理一下。征得当时政府的同意，在黄公巷2号成立了“柳州交易所”，规定金、银、外币进所交易，成交登记，酌收费用。初时买卖双方认为这样成交有保障，乐意在场成交，但不久买卖双方都顾虑重重。因为要登记，当然是有人有地址的，以后追查，不要讲非法所得，就是纳税也纳不起的，因而交易所不到一个月就冷“落”。恰遇同年八月十九日国民党政府公布改革币制，发行金元券，规定法币300万元兑换金元券一元，二元金元券换银元一元，全国以金元券为本位，持有金银外币者限期于九月卅日前兑换金元券（后延至十月卅日）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，持有者严办。因此，交易所一个多月就结束了。

金元券名义上是十足准备发行，但群众是清楚的，这

# 柳州沦陷前后 工商业疏散概况

刘郁卿

## (一)

一九四四年春节过后，物价继续一起一落，呈盘旋曲线

(紧接上页)是“大钞出笼”，以蒋经国“太子之尊”，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之势，坐镇上海，强调打虎。可是虎是捉到了，却打不成，金元券却以比法币更快的速度崩溃，1949年二月又准许黄金、白银、银元流通使用和买卖。1949年六月批发物价，有人做过统计上涨了120万倍，金元券挽救不了国民党通货崩溃，又乞灵于币制改革，发行银元券，规定银元券一元等于金元券五亿元，但是老百姓几乎完全拒用，不愿存放过夜。到了十一月间，光洋一元可换金元券16亿，市面交易基本上恢复以银元为本位。柳江路的炒买炒卖，更形活跃，一夜之间，有发财的、有倒闭的，这就增加了柳江县商会不少工作，倒闭一家商号，商会要派干事到该商店登记债权，债务，召开债权人开会征求处理意见，商会的总务股几个干事，加上常务成六七个人都忙不过来，天天有调解处理的会开。银楼业会员自发行金元券以后能稳扎稳打，少点投机的多数能略有盈余，凡进行投机大胆买卖的即使不倒闭，到年底能挣得几个的也不多见。 (市民建、工商联供稿)